



泰北札記



史懷哲的故事，大家一定都聽過。德雷莎修女的奉獻，大家也一定都有所耳聞。身為醫學生，雖然不敢說有如同史懷哲，德雷莎般的大愛精神，但是對於深入偏遠地區提供醫療服務，貢獻自己所長，為當地人帶來一點幫助，或許，都多少有那麼一點點的嚮往吧！

何其幸運，我能夠把握住青春的尾巴，參加北醫的社會醫療服務隊第一隊，到泰國北部的三努茶房鄉，一個大多數人一輩子也不會聽過的地方，進行醫療服務。這是一種福分，也是一種恩賜，讓我有機會，在年少的歲月，就擁有這麼一段不凡的人生經驗。

泰國北部分布著許多的華人，多數是由當初在雲南抗共的國軍遷徙而來的。三努茶房即是其中一個眾多華人居住的村落，也因為如此，雖然帶著濃厚的雲南鄉音，中文在當地仍然堪稱方便。而社療的這次出隊，就是以三努茶房為中心，在附近村落進行醫療服務。

這幾篇札記，就是這次出隊期間，見到一些事物所引發的，姑且稱為「謬思」吧！想到的念頭，跟醫療服務大多沒有十分直接而密切的關係。泰北所見到的一切，就像是個引子，引發了我的思想的亂竄。如果比喻成天馬行空的話，泰北醫療服務所代表的不是飛馬，也不是天空，而是那雙打開馬廐的手。☞



日期	日組	時間	工作類別
1月28日 (二)	返回台北		民眾義診
1月27日 (一)	整理器材，復原營地，清點及歸還商借器材。	上午 9:00 下午 6:00	民眾義診
1月26日 (日)	三努茶房村	上午 9:00 下午 6:00	家庭訪視 學童健康衛教
1月25日 (六)	三努茶房村	晚上 7:00 9:00	工作檢討 大隊活動
1月24日 (五)	劉家寨村、回中坡村		診療組病例討論
1月23日 (四)	回凱、辣蘇地村		大隊工作檢討
1月22日 (三)	茂蘭村、榮掌村		診療、寄蟲、家訪、衛教各組
1月21日 (二)	由台北出發抵達住宿地點，整理裝備及營區環境並與當地機關單位協調、報告行程與交換意見。		診療暨寄生蟲防治組 衛生教育組 家庭訪視暨 衛生教育組

2003.1.18

期末考的兵荒馬亂甫結束，身為先遣人員之一的我，就匆忙的帶著行李飛抵泰國。說起來這次的出隊，還不怎麼順利呢！縱使好不容易排除了距離過遠，募款不易，交通不便等困難，卻又在出隊前夕面臨了極大的爭議與壓力。

無疑的，學生社團到泰北這種「聽起來就很危險」的地方，的確是讓校方以及家長最為擔心的。即便泰北金三角的大毒梟昆沙已遭緬甸政府軟禁，即便泰北已經幾乎看不到一朵罌粟花，即便泰北某些地區已經漸漸成為觀光新據點。然而，可能遭游擊隊的綁架，可能被藏毒品過海關，可能感染各種不知名疾病的各式可怕想像，依舊在校方和許多家長的腦海中，盤旋不去！在龐大的壓力下，幾名隊員即使準備了整個學期，依舊只能目送其他人離去，將服務的熱情委託其他隊員們一併帶往泰北。

其實先遣的時候，陸續聽到有隊員不能成行，心裡還真的頗不踏實，總是覺得，說不定隔天就會接到出隊取消，先遣人員返國的通知。

這就是代溝嗎？為什麼長輩們不一開始就表達反對甚至禁止的立場呢？公文准了，募款收據也發了，一場場的說明會也辦了，卻在最後出隊的前夕，伸出如來神掌，要這群熱血的年輕孫悟空，躍不過高聳的五指山。

從清萊機場前往三努茶房搖搖晃晃的旅程中，三個多小時，我無法停止思考這樣的問題，探訪異國的好奇心以及熱情奉獻的愛心，都被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給深鎖眉間。

「碰！」一聲巨響，把我拉回了現實，望望窗外，「該不會真的有游擊隊吧？」。

我笑了，原來茶坊已經抵達。正巧碰上當地兩年一度的賽美會以及品茶會，來自附近各村莊的各種族的美麗少女在台上角逐后冠，來自附近的各茶農也帶了自家最驕傲的茶來與大家分享。不分種族的，大夥聚在一起，喝茶聊天看選美，忘卻了台灣紛紛擾擾的族群紛爭，我在這裡看到了和諧的族群共處。拋開出隊前夕的不快與爭議，服務的熱情又隨著「碰！」一聲在天空綻開的煙火，蓄勢待發。





2003.1.19

今天開始了先遣的主要工作——拜訪各個出隊時要到的村落。也算是首次真正見到泰北的村落，以及當地人的生活習慣。待在三努茶坊村的時候，只覺得像是台灣比較偏遠一點的鄉下而已，並不是十分的落後。然而，到了其他的村莊一看，才知道什麼叫做貧窮。泰北的溫差很大，雖然白天溫度不低，可是入夜以後，卻也常常冷得叫人發顫。然而在較為貧窮的萊掌村或是回凱村，不可思議的絕大多數的房子都只是用薄薄的木板蓋成，有的甚至是用泥土沾起來的，連地位應該較高的萊掌村的小學校長家，牆上破洞也是多不勝數。這樣的房子，如何抵擋晚上的低溫？寒冬裡躲在溫暖的被窩中，對他們來說，或許只是個神話。

可是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中，學習對他們來說不是母語的中文的慾望，卻是十分強烈的。泰北的義務教育是在泰文學校中進行，雖然有很多華人子弟，但是泰文對他們來說才是最常用的語言。學習中文，必須要每天在天亮前到中文學校上兩個小時的課，從泰文學校放學後，再回到中文學校上到晚上。

泰北的小孩要學習中文，必須提早起床，上課到晚上，壓縮了幫忙家裡農耕的時間，更要繳交額外的學費。可是再怎麼貧困的家庭，卻都仍想盡辦法要讓孩子學習中文，這是為什麼呢？難道單純是為了保存自己的血統母語嗎？還是只是對於家鄉，對於故土文化緣由的堅持呢？或者是身為華人對於自己身份的認同以及驕傲呢？也許對於國府軍的第二代後裔的確是如此，可是對於第三代、第四代的泰北華人小孩，似乎不是如此。

具備中文能力所帶來的競爭力，才是學習中文慾望如此之高的主因吧！會說中文及泰文的人，不僅到曼谷等大都市工作較為方便，到台灣來打工，更可以因為能與雇主及一般泰勞溝通，而擔任階級較高的工頭，領較多的薪水，也比較能改善家裡的環境。

我這麼猜想著，學習語言的動力以及文化的流傳，單純靠「血統的驕傲」或是「情感的背負」，畢竟還是不夠的吧！精神面的理念，或許能夠存在於一兩代之間，但是要能夠長久的傳承下去，終究還是需要物質方面的支援。

反觀現在台灣教育界大行其道的的母語保存。閩南語、客家語由於目前使用者眾，似乎還得以保存。可是令人憂心的各高山原住民語言，若找不出學習該種語言所帶來的具體效益，帶來不了物質方面的獲得，只是高舉「保存少數民族文化」的大旗，那麼成效真的是令人懷疑的。

衍生而出，近幾年來噶瑪蘭族及其他各平埔族的復名運動亦是如此，如果不能夠積極的思考平埔族復名，恢復傳統文化，重新教學各族語言所能帶來的物質方面的成長，那麼平埔族正名運動，終將會只是曇花一現吧！

或許在一個醫療服務的過程中，產生這樣的思想，是很現實，很去道德化，甚至是很詭譎，可是在文化堅持之餘，我們的確是該多想想物質方面的現實考量了！

2003.1.20

來泰北已經是第三天了，漸漸的適應了這裡的環境，對於我們住的三努茶房也多了解了不少，也更感受到了當地民眾對我們的熱情與歡迎。

今天在拜訪當地自治會會長的時候，他提到茶房村最近購入了九十多台電腦，中文學校及育幼院佔了其中的七十台，而當地民眾也買了二十台。會長和學校的校長都不約而同的跟我們說，他們也知道透過電腦以及Internet的連接，可以給他們的小孩有更多的教育機會，未來也更加的具備與都市人競爭的能力。很多村民都是省下本來要買機車的錢拿去買電腦。延續昨天看到各家庭想盡辦法讓小孩上中文學校的感動，見到茶房村的居民對於培養子女的苦心，真的是讓人覺得親子之愛實在是無所不在啊！即便是再困苦的環境，父母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似乎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不過會長也跟我們說到，其實他們最缺乏的就是師資。他們自己也不懂電腦，很怕買來擺在那邊沒人教，就抹煞了一開始要讓孩子們跟上時代的美意。這也讓我們有了一點新的想法，或許以後出隊的時候，可以成立一個小組來教當地的小朋友使用電腦，讓他們會一些簡單的網路應用，我想，城鄉的差距或許可以因此而縮短不少。

這讓我想起了一年前在台東大武出隊的時候，看到一群小朋友擠在學校的公用電腦前，你一言我一語的吵鬧著跟網路聊天室中的台北人聊天的情景。當時仔細一問，其實小朋友們也都懂得怎麼用網路查資料，懂得一些基本的電腦名詞。這樣的發現，真的是讓我振奮不已。透過網路無國界的傳播，小朋友們能夠接觸到最新的知識，能夠讓自己不受限於較為缺乏的資源。我因此而覺得，或許面前的這幾位原住民小朋友，以後不會再年紀輕輕就酒精性肝炎，不會再覺得追不上時代的腳步。或許多年以後，他們成了台灣的比爾蓋茲。

就在我剛要完成這篇札記的時候，窗外想起了一片吵雜的聲音。原來是沙大哥(一位我們借住學校的負責大小雜事的大哥)正率領著全校小朋友幫我們撿柴準備燒熱水，讓我們這群洗不慣冷水澡的台灣人有熱水澡可享受。怎麼樣都拒絕不了沙大哥及所有小朋友的好意，看著那一張張善良而歡笑的臉孔，我們能做的，就是挽起袖子和小朋友們一起搬著柴。默默的期許自己，除了醫療服務，我們一定要能給他們更多。默默的祝福他們，多年以後，他們能夠成為泰北的比爾蓋茲，泰北的張忠謀。





2003.1.21

今天先遣的最後一天，大隊也在今天下午抵達泰北。隨著大隊的抵達，也確定了這次醫療服務隊的成行，讓我的心情篤定了不少，不會再有忽然接到通知說出隊取消的疑慮了。

因為要去清萊的機場接機，也要順便採買一些藥品和生活必需品，包括我在內的幾個先遣人員第一次有機會離開三努茶房村，到清萊的市區去看看。

清萊是泰國的第三大城(前兩名分別是曼谷及清邁)，其實還算繁榮，雖然比不上台灣的大都市熱鬧，但也是應有盡有了。其實隨著一進入清萊的市區，從我們的卡車旁呼嘯而過的BMW就可以發現，當地的有錢人家並不少。市區裡頭密集的計程車，滿街的商店，也都在在的告訴我們，其實泰國人並不普遍貧困。

在三努茶房，我們見到的是站在薄木板房前，背著小嬰兒，純樸善良的農婦。可是在市區，我們見到的卻是大賣場裡，帶著墨鏡，濃妝豔抹的時尚女性。山上的農人辛苦種的玉米，自己整理成一公斤的玉米粒，只能夠以二泰銖(約一點六元新台幣)賣出。可是山下的都市人，卻能夠以比台灣便宜不了多少的價錢買VCD來看。

我們這些「外國人」，為什麼要從大老遠從台灣飛過來，帶著一箱箱的藥品和一顆顆的熱心來協助這些居處偏僻的「本國人」呢？那些居住在山下的「本國人」，是否知道山上的可憐的他們的同胞正在受苦呢？希望，我們的持續支援，能夠有朝一日吸引泰國人自己的注意，畢竟，遠水救不了近火，唯有泰國人自己也正視貧富的差距，山上的人才會有擺脫窮困的一天。

跟大隊會合後，再度上山。竟然在茶房村巧遇到一位金髮碧眼的傳教士，他笑著用英文說，「願主保佑你們」。剎那間，我好像忽然看到了百年前來台灣傳教的馬偕等人一樣，從遙遠的國度來到蠻荒之地，建設、興學、提供醫療。

我於是想起來，好像總是外國人先發現自己國家內的窮困呢！現在的泰國如此，百年前的台灣亦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外國人會比較接近本國窮困的同胞嗎？

抑或是，刻意或非刻意的對於自身以外的事物的耳不聰目不明呢？

行文至此，又忽然當頭棒喝一般的想到，自以為台灣國內已無醫療極度欠缺之地的我，自以為來做醫療服務值得讚揚的我，是否有不小心遺落了千里眼順風耳所見不到的聽不著的近距離對焦的苦難與哀愁呢？



2003.1.22

這一天是大隊來的第一天義診，來診療站求醫的民眾多到令人吃驚，光是今天一天的病患數目就已經超越了以往出隊一次的所有病患數目，由此可以知道，泰北地區的醫療的確是較為缺乏的。

今天在萊掌村做服務，是一個距離三努茶房村要兩個小時顛簸車程才會到的小村莊，因為十分偏僻，所以當地的華人並不是很多，主要的住民都是泰北邊疆的少數民族阿卡族和黎索族。也因為如此，跟本來預計能以中文溝通的假設不一樣了，只好臨時在當地找了一些能通中文、阿卡族語和黎索族語的人來擔任翻譯，不過畢竟有這樣語言能力的人實在不多，所以就幾乎都留在診療站幫忙義診的翻譯，而要在村落中進行家庭訪視和衛生教育的隊員們，就只好靠著比手畫腳來進行，和一抹善意的微笑來進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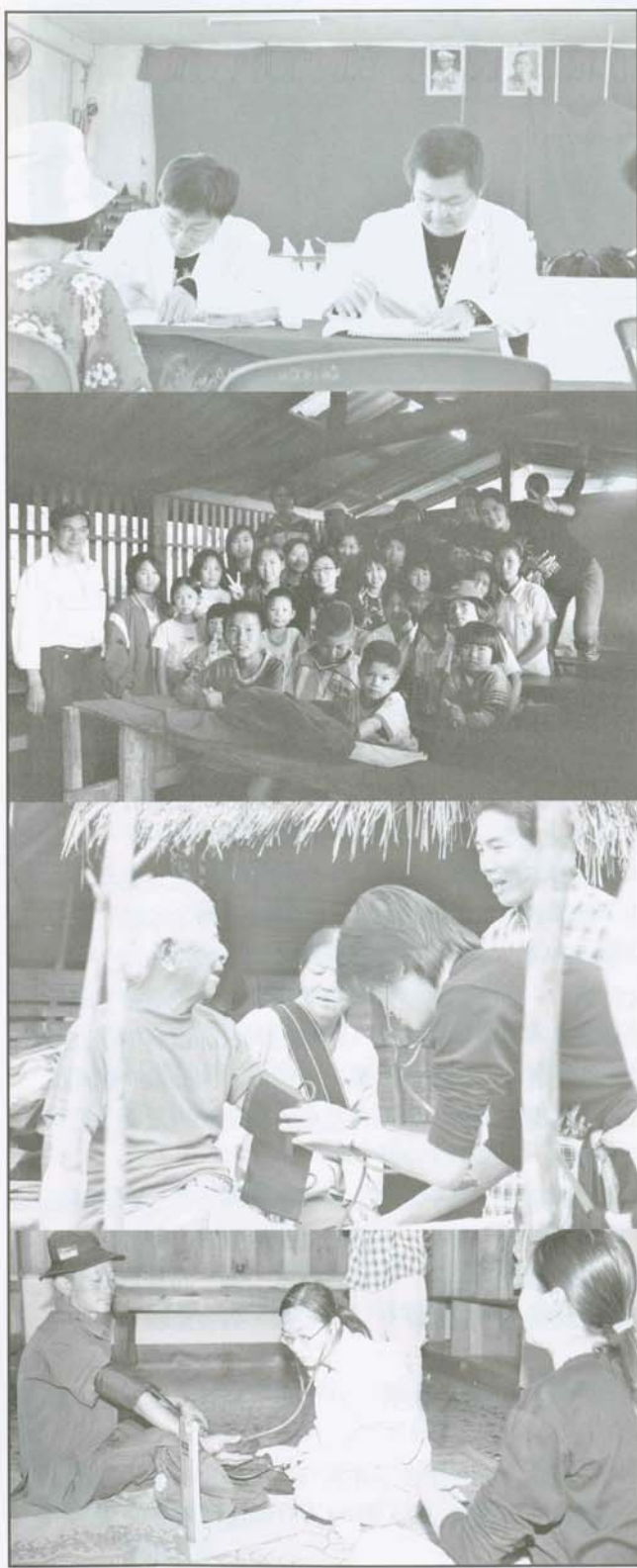
然而，家庭訪視及衛生教育組所遇到的麻煩還不只語言不通這個問題。當天在村子裡四處走動拜訪才知道，原來當地人真的是十分看重我們這次的義診的，幾乎整個村子的老年人，都湧向診療站求診了，結果家訪衛教組的成員們幾乎都是一再的闖了空門，一整個早上下來，沒有拜訪到幾個年紀較高的老人。

這對於本來相當看重預防醫學的我，實在是一大打擊。一直認為越是醫療落後的地區就越需要完備的預防醫學的宣導，因為就醫不便，就更要想盡辦法讓當地人不要生病。然而，這樣的想法卻沒有辦法在實際上獲得落實，以這次萊掌村的例子來看，醫療越是落後的地區，居民的身體宿疾越多，因此就有越高比例的人會在義診的時候前往診療站，診療站也就需要較多的翻譯人員，這就會造成了家庭訪視及衛生教育組翻譯人員的缺乏及受訪者過少，預防醫學知識宣導的成效，也就大打折扣。

這樣的情形在後來的幾天也都是屢見不鮮，而且可以觀察到，幾乎地方上醫療水準越落後，則該地區家訪衛教的成效就越差。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在一個較為進步的地區，人們不僅生病就醫方便，更可以獲得充分的保健常識，降低疾病的發生率。而相對的，醫療落後的地區，本來就醫就不便，而且更缺乏了正確的預防態度，所以比較容易生病，生了病也不容易找到醫生。於是乎，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居住在較為落後地區的人們，注定要面對不健康的人生？

我誠摯的盼望，上面的假設不會實現，在受夠了山下與山上的貧富差距之後，更不願意見到連山上都有了彷彿不可逆的宿命注定。

在未來的醫療服務規劃中，如何加強醫療落後地區的預防宣導，便成了在我腦海中盤旋不去的問題。苦思了好久，仍然想不到一套好的方法。只好期待，紀錄下這樣的問題，有朝一日能獲得靈光一現的悟道。



2003.1.23

「慈悲與殘忍的對決」。在思緒依舊混亂下，寫下了這幾個字，這篇沒有章法的文章。

今天身體欠佳，吃完晚餐之後，就先跟大隊請了假，回到宿舍洗澡，希望熱水澡能讓我的不舒服有點改善。在走回宿舍的路上，三個大約僅五六歲的小朋友緊緊的跟著我，過了一會，其中一個總算法怯的用帶著濃厚雲南腔的中文對我說：「大哥哥，可不可以給我們二十元？」

好像是出自反射的，我不假思索的就拒絕了他們。可是不死心的他們仍然跟在我的身後，雖然不發一語，卻讓我感受到無限的沉重壓力。走到沙大哥為我們燒柴煮洗澡水的鍋爐時，小朋友們好像發現至寶一樣，高興的圍繞著柴火取暖，蹲在鍋爐旁，搓著手，呵著氣，再一次的鼓起勇氣的抬起頭對我說：「我爸媽都跑掉了，已經三天沒有吃飯，可不可以給我一點錢吃東西？」

鼻頭一酸，我卻仍堅持著長期在大都市中磨練出的殘忍假面，「我身上沒錢！」。

快步離開，如同逃避良心譴責般的躲入浴室。

一邊洗澡時，一邊想著，如果這三個小孩真的沒了錢，會否受到有心毒販的引誘而誤入歧途？會否從此不信任我們這些遠來「援助」的所謂「好心人」？會否失去了善良純真的助人精神？

然而，如果我給了他們錢，又能夠幫助他們多少呢？一頓飯？兩頓飯？那之後呢？又該如何呢？

帶著混亂的想法走出浴室，經過燒柴處的時候，不經意或是刻意的望了一下，那三個小朋友還是蹲在柴火旁取暖。

完全崩潰了，我的殘忍假面。

掏出口袋中的錢，遞給他們，千叮萬囑的嘮叨著，要他們千萬不能被毒販收買，明天一大早就去村子裡的育幼院尋求協助，閃著明亮大眼的他們，聰慧的點頭應允了。

然而，我依舊不知道，他們是否因此而獲得了協助？我也仍然不知道，他們是否會感激？是否會對人性有了希望？我更不知道，要是還有下一次，慈悲與殘忍的角力，孰勝孰負？

2003.1.24-25

從23日晚上開始，就生了一場大病，這兩天一下子發燒，一下子噁心，一下子拉肚子，最後又頭暈，整整在床上躺了幾個小時，打了兩瓶點滴，然後又昏昏沉沉了半天才逐漸恢復體力。想起來還真是詭異，明明是來幫人家做醫療服務的，結果卻自己先倒了下去。

本來這兩天都沒有什麼參加大隊的活動，也沒有什麼好紀錄的，可是想到出發來泰國前才剛看的一部小說「浪滔沙」，書中的某個主角江東蘭，也是在大病中，仍堅持寫些東西，紀錄下自己大病中的心情和體悟。那麼，我也就來仿效古人一番（雖然說江東蘭是小說人物，不過畢竟也算是寫實小說，就把他歸類為古人吧！），寫點病中雜感吧！

其實這次生病，自己推測很大的因素可能是沒有適當的補充水分，身體脫水所導致的。泰北這邊的天氣非常乾燥，一出汗就幾乎立刻揮發掉了，不像在台灣，稍微動一下，就覺得渾身粘膩不自在。因為泰北這樣的天氣，常常讓人沒有自覺到水分有在喪失，也就沒有隨時補充適量的水分，尤其是平常粗手粗腳大而化之的男生們特別明顯。

對照一下這次出隊到現在，陸續病倒的幾個隊員，清一色都是男生，其中還不乏高頭大馬，體格健壯的人。反而是外表看似柔弱，好像比較不「耐操」的女生竟都沒有人生病。仔細推敲其緣由，或許就是因為女生重視保養，在大太陽底下總是會記得隨時喝水吧！

感覺起來，就好像是俗話常常在講，一天到晚看病，身體比較不健康的人，往往活的比較久一樣。自己知道身體不好，就會特別注意細微的變化，反而能夠避免致命大病的發生。

在人生旅途上，大概也有很多類似的狀況吧！人們總是很容易敗在自己最有自信之處。當越是面對到沒有自信，沒有把握的工作，做起事情來就越戒慎恐懼，結果往往也越不容易出差錯。可是面對自己很熟練的工作，卻往往容易輕忽草率，而忽略了一些最基本該注意的事情，而導致最後的失敗。身為未來的醫療從業人員，最怕發生的醫療糾紛，也是如此，出狀況的，往往都是因為自己的過度自信而忘卻細節，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啊！

生了一場病，卻能夠有這樣的體會，說起來其實還頗划算呢！只是，這樣的體會，躺在病床上思考的時候，感受特別深。等到病好了，能夠跑跑跳跳的時候，卻又往往把教訓拋在腦後，或許，真的該寫張字條貼在桌前隨時提醒自己才是啊！

